



# 南财大学生调研发现： 仅三成南京人每天说南京话

你知道吗？“阿要辣油”“喝馄饨”都不是老南京话

现在还有多少南京人每天在说南京话、能听懂老南京话？现代快报记者获悉，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大二学生李陈广元等几位同学，利用暑假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仅有31.39%的南京人每天还说南京话。很多人已经听不懂老南京方言“银各子”“约迟”了。

通讯员 聂平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俞月花

## 很多南京市民已听不懂“银各子”等老南京话

街头调查

今年暑假，南财经济学院经济统计学专业大二学生李陈广元牵头，组织同学栾子扬、周中格、陈梓仪组成南京方言调研小分队。他们选取了比较有特色的南京方言，如“银各子”（硬币）、“来斯”（厉害）、“库滕头儿”（膝

盖）、“茅斯”（厕所）、“约迟”（钥匙）等，在街头进行随机调查。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很多南京人表示知道‘来斯’和‘茅斯’的意思，有一部分人生活中偶尔还会蹦出这些词。不过，很多人摇头称不知道‘银各子’是什么意思。”

李陈广元告诉现代快报记者。

学生们在街头随机调查的43名南京市民中，有34%的人表示，他们最耳熟能详的南京话是“阿要辣油”和“喝馄饨”。“这两句话因为当年一首网络歌曲《喝馄饨》，谈论度很高。”李陈广元说。

## 只有三成南京人每天说南京话

问卷调查

针对南京人不懂南京方言的情况，今年7月，李陈广元带领南京方言调研小分队的同学们，通过线上线下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了更详细的摸底了解。“我们走访了新街口的大众书局，也在网上发了大量调查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404份。调查显示，只有31.39%的南京人每天还在说南京话。”

据了解，404个有效受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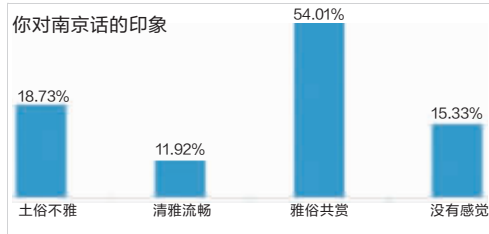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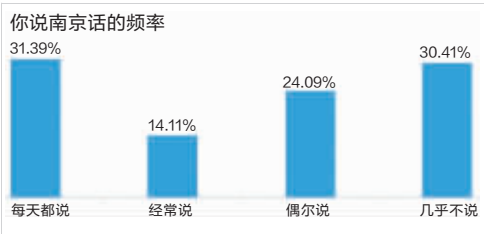
中，65.21%自小生活在南京，16.06%移居南京5年以上，10.22%的人移居南京1到2年，还有8.52%的人移居南京不到1年。

按照受访者年龄段分布，0-15岁的占0.49%，16-30岁的占28.22%，31-45岁的占39.42%，46-64岁的占28.71%，而65岁以上老南京人占3.16%。

在“你日常会说南京话吗？”一项中，31.39%的受访者表示

“会说，而且很流利很纯正”。34.06%的人表示“会说，但说得一般，不是很纯正”。另外有23.36%的人表示“不太会说，只会说一点点”。剩下11.19%的人表示“完全不会”。

在“你说南京话的频率有多高？”一项中，31.39%的人选择每天都说，14.11%的人经常说，24.09%的人偶尔说，还有30.41%的人几乎不说。



## 近两成受访者认为南京话“土俗不雅”

有18.73%的受访者不说南京话是因为“感觉南京话土俗不雅”。形成对比的是，11.92%的人表示南京话“清雅流畅”。大多数人认为“南京话雅俗共赏”，占54.01%。还有15.33%的人表示“没有感觉”。

一位80后南京市民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她觉得，“大声地说南京话，感觉有点像是跟人吵架。从小习惯说普通话。”家里人

都说普通话，老师上课也用普通话，课下同学说南京话、她说普通话，聊得也很开心，一点都不别扭。工作以后，同事来自各地，交流也是用普通话。

是否有必要传承保护南京话？问卷结果显示，33.58%的人表示很有必要传承保护南京话，40.63%的人表示有必要，11.68%的人表示没必要，还有14.11%的人表示无所谓。

李陈广元说，“我外婆说老南京话，我小时候总喜欢用普通话纠正她。但是上大学后，听到外地同学很习惯地说家乡方言，突然就觉得自己说南京话也能体现南京的地域特色。”李陈广元说，做了这次调查她才发现，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南京人，能说一口流利南京话的寥寥无几。“如果我们都不说南京话了，我们的下一代将来还会说南京话吗？”



陈宗霞(后排右一)与李陈广元(后排左一)、栾子扬、周中格以及陈梓仪合影 受访者供图

## 南京方言发音人有话说

### “阿要辣油”“喝馄饨”都不是老南京话

据悉，几年前，国内专家学者曾专门针对南京城市方言文化进行社会海选，经过两年多的录音、评比等层层筛选后，选出两位在上世纪40年代前出生的老南京人，作为“南京方言发音人”。陈宗霞就是其中一位。而她，正是李陈广元的外婆。

昨天傍晚，现代快报记者电话采访了陈宗霞。

她痛心地说，“南京话不断被误解，纯正的乡音正日趋消失。”她说，年轻一代南京人觉得南京话说起来像吵架，其实是误解。“我们老南京人从来不讲‘潘西’，还有‘阿要辣油’‘喝馄饨’也是错误的说法，老南京方言从不讲喝馄饨，讲吃馄饨，也从不讲阿要辣油啊，只会问‘给要闹头胡辣妹儿？’”

## 老南京方言文化醇厚亟待保护

“很多老南京话都失传了，比如毛毛虫、螃蟹，我们老南京人叫‘洋辣子’‘八只角’，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陈宗霞说，老南京话其实十分纯正，讲起来也非常有礼貌。比如现在人说的上厕所，老南京人叫“上茅斯”；现在人说“大便”，老南京话叫“出恭”；说“小便”，老南京话叫“解手”。她说，“大便小便说起来多么不文明，而老南京方言文化非常醇厚，代表了生活在这方土地上人的风貌，也是历史文化的传承，所以应该

得到保护和传承。”南京方言必须从娃娃抓起，陈宗霞南京方言工作室已在宁海路街道三步两桥社区和西康路社区举办了6期少儿方言培训班，并受邀到南京市第一实验幼儿园中班，为200多位宝宝进行了南京方言及老儿歌、老游戏的培训，孩子们的语言天赋很强，在寓教于乐中效果非常好。“坚持，就是希望！”未来，她还希望南京方言能走进大学作为选修课，让更多学生熟悉方言，了解它的典故。

